

独自旅行与疫情撞车,西安小伙辗转东南亚5国

“经此一疫,想念亲人想回家”

4年前,30岁西安小伙儿何江海因辞去高薪工作、独自3年环球旅行受到关注;4年后,34岁的何江海因新冠肺炎疫情,辗转东南亚五国再次接受媒体采访。

目前还滞留斯里兰卡的何江海坦言:以前总向往远方,经此一疫,他想念亲人、想回家。



正赶上斯里兰卡国庆日,人头攒动

斯里兰卡: 滞留小镇一个月

2月27日,何江海抵达斯里兰卡,落地签。仅一天后,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至“非常高”。

“斯里兰卡当时仅1例确诊患者,还是从武汉前往当地的游客,且在2月初已治愈。”何江海说,“因此当地人并不紧张,街上几乎无人戴口罩。”

何江海没有去首都科伦坡和海边等游客较多的景点,选择一个名为贝鲁沃勒的小镇,朋友正好在当地开民宿。

“3月11日,斯里兰卡一个曾带过意大利团的导游确诊,成为首位确诊的当地人。12日斯里兰卡暂停发放落地签;14日全国影院关闭、学校停课;15日暂停欧洲多国航班。但都挡不住继续增长的确诊病例。”何江海说,斯里兰卡医疗资源整体十分紧缺和落后,政府很担心疫情大暴发。几天后,政府就宣布从3月20日晚6时到3月23日早6时实施禁止外出、居家办公等措施。

“但对缺乏快递等物流支撑、仍挣扎在温饱线的不少当地人来说,政策很难严格执行,因为人们不得不出去采购。还有不少月薪族因经济停摆无活可干,买生活用品得先进当铺。果然,3月23日、24日该政策暂时解除,几小时后又继续执行。”何江海说,“当地超市也出现抢购。7点开门前,门口就排着长队,半小时货架就空了。”

在何江海所在的贝鲁沃勒,警车带着大喇叭巡逻提醒市民戴口罩,还有警察挨家登记,街上做防护的人也日渐多起来了。“但总体来说,只有一部分人戴口罩,不戴口罩的,要么是买不到,要么是买不起。还有用围巾的、用布片的,反正能捂住嘴的都上场了。”何江海说。

目前,斯里兰卡大概每周有一趟飞往国内的航班,但何江海还是迟迟不敢行动。“尽管很想家人,想回家,但理智提醒我再等等……”

“2月初,因菲律宾取消回国航班,家人还挺支持,说国内形势严峻,国外相对安全。但3月以来家人多次催我回国,说‘全世界就中国最安全’。”他说,“这就是爱吧。有人挂念、被人挂念是挺幸福的。我在等合适的时机,回家、回到家人身边,还有我挂念了一路的肉夹馍、羊肉泡。”

付启梦



在越南郊区药店买了500个口罩



1月30日,何江海按原计划抵达菲律宾

越南:临时生变的“买口罩”之旅

何江海是今年1月16日离开西安的,他计划在越南、菲律宾短期旅行,2月6日的返程机票也已买好。

第一站是越南,尽管直

到1月下旬,越南几乎没有受疫情影响,舞狮等传统春节活动照旧举行。“但从钟南山院士肯定新冠肺炎‘人传人’后,我对这个病就多了几分关

注。家人、朋友也留言说口罩不断涨价且很难买,我身在国

外,想买些口罩寄回国内。”

何江海是农历春节行动的,但当时胡志明市药店的

口罩已经买不到了。“我打车到郊区,在四五家药店花费1000余元终于凑齐500个口罩。”何江海说,因为计划2月6日返

程,他本打算将口罩背回国。

菲律宾:航班两次被取消

1月30日,何江海按原计划抵达菲律宾。3个多小时的机程,让何江海感觉危险重重。“全程戴口罩,不吃不喝,还带着便携酒精,隔一会儿喷喷手和座位。因飞机上人少,起飞后,我换到了没人的座位上。”不过落地首都马尼拉后,何江海已订好的旅店拒绝他入住,

只能向朋友求助。

“朋友在马尼拉市中心一高档公寓定居,当天进出公寓时已需要测温了。”何江海说。

2月2日,菲律宾通报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。同日,何江海购买的6日回国航班被取消,他很快又订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的回国机票,

但也被取消。“上网一查,菲律宾取消了一个月内和中国的所有航班。”何江海只能先去办延签,且因归期不定,只得先将口罩寄回国。但在多家邮局碰壁,工作人员称因航班取消,EMS也无法邮寄。“无奈之下,我又拜托印度朋友在当地购买口罩寄回国内。同样受疫情影响,原本

一周就能寄回的口罩愣是3月初才抵达。”

接下来几天,何江海前往薄荷岛一朋友处借住。这个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海岛上中餐馆、潜水店、旅行社等几乎全线停业。那几日,对何江海来说,最难的抉择是离开菲律宾后去哪儿。查询周边几个国家后,他选了文莱。

文莱:赶上当地国庆日

文莱是何江海3年前环球旅行中错过的国家,最重要的是文莱当时尚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

2月21日,何江海抵达文莱,当日已不允许湖北和浙江籍的中国人入境。“4名机场工作人员将我围住。1人一页页认真翻看护照,1人警惕地问我:‘你从哪儿来?你要去哪儿?’”何江海说,“我不断解释

已离开中国一个月,没去湖北,更没有病毒。直到1人通过对讲机汇报,半小时后才得以放行。入境处一名工作人员再次盘问,又是半小时才艰难入境。”

不过,何江海碰巧赶上2月23日的文莱国庆日。

“因尚无感染病例,文莱国庆当天人头攒动,我被人群簇拥到了前排,拿着一位

当地人赠送的文莱国旗和文莱苏丹、王子握手合影。”何江海说,“疫情下,没戴口罩还握了手,后怕了很久。”

另一件急火攻心的事也发生了。“我身上只剩100美元时,发现国内银联官网上显示当地的合作银行汇丰已关闭许久。”何江海说,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有银联的ATM机。“我掏出银联卡尝

试,试到第3家银行时发现能取钱,高兴极了。”何江海说,文莱住宿和消费水平都太高,不宜久留。5天后,何江海启程前往下一站。

马来西亚:未出机场的12个小时

为省钱,何江海选择了在马来西亚转机到斯里兰卡。

“2月27日,马来西亚已确诊20多例。”何江海说,飞机上,他一秒都不敢摘掉口

罩。马来西亚的机场像大商超,机场工作人员和部分亚洲乘客也戴上口罩,但依然有很多乘客没戴。

何江海找了家人少的快

餐店,在一个角落迅速解决饥饿,又找了一家人少的咖啡馆,点杯咖啡,在角落喝完戴上口罩继续等待,12个小时未出机场。



斯里兰卡街上几乎无人戴口罩